



## 员花燕芳玉骨冰肌怨春风

中国传统的知识份子，在私生活上，很多人具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告诫子弟，不能涉足娼家，纵情声色，而其本人，却以风流自诩，涉足花丛。口里说的一套，实际做的又是一套，这跟官场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同出一辙。

清末的王闿运也不能例外。他中年时代，曾眷恋过衡阳名妓花艳芳。他与花爱得发狂，但终于碍于声名，难成眷属，以致终生遗憾。

光绪元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他，已斐声海内。这年冬天，学院放假，让学生回家过年。衡阳历来是湘南有名的商业城市，富商巨贾云集，都久仰他的清名，争相邀他赴宴。他也好乘机向富商们筹措点学院经费，以弥补一些贫寒学生的生活费用补贴。他本来不爱跟这些商贾们打交道，但为了学院，为了培育人才，他只好虚与周旋。

一日，在一湘乡富商卢某捐了观察虚衔而设的酒宴上，正当宾主就坐之时，后堂出来了几个绝色歌女。行到桌前，向他盈盈下拜。这些姑娘个个都是浓妆艳抹，粉香袭人，王闿远一见，连忙说道：“恕我告退，我素来不近女色，仁兄盛情，我心领了！”

与他一同来赴宴的，有当时负责湘南学运的蒋松龙，一把拉住他道：“三兄，你又何必太拘谨了，召妓侑酒，乃是常事，历朝名士亦不例外，有道是‘身边有妓，心中无妓。’权只当逢

场作戏 ,又有何不可 ?”硬是把他留下来了。

这卢老板也说 :“久仰王山长清名卓著 ,不过今日召来的这几个 ,在琴曲诗词上 ,都有一定的造诣。”并指着为首的一个道 ,“她叫花燕芳 ,素以诗才闻名。燕芳 ,我事先已叮嘱于你 ,把你所作的诗集呈给山长斧正 ,你可曾带来 ?”

这时 ,那叫花燕芳的女子便莺声润耳地说 :“已经带来了 ,只怕是卑劣之作 ,有污山长的青眼 !”说罢 ,便把一本题为“倚云楼诗草”的诗稿谦恭地呈上。

王阁运不由接过 ,只见其字迹在娟秀妩媚之中微露阳刚之劲 ,不由惊问 :“这字也都你写的 ?”

“小女子信手涂鸦 ,有污尊目 ,请山长不要见笑。”

王阁周运当时心想 这女子的手还有点灵气 ,练书法下了点功夫 ,“好吧 ,我看后交给卢观察转交于你就是 !”

说罢顺手把诗稿放在茶几之上。不禁称许的点了点头 ,本当要翻开诗集看看 ,但转面一想 :“一个青楼女子 ,能写出什么好诗来 ?”但又不便当场扫了她的面子 ,只好说道 :“能否让我带回去 ,细细品读如何 ?”

“山长若能见赏 ,妾身正求之不得 ,如蒙山长披阅能予以指出谬误 ,则更为荣幸了。”

这时卢老板对其他几位歌妓 :“你们唱曲以助酒兴吧 !”这几个妓女随即润了润喉 ,舞袖扬眉地唱了起来。除了开头一曲是唱的昆曲《思凡》之外 ,其余的尽唱的些“闹五更”、“思夫”、“反情”和“傅公子嫖院”等淫词艳曲。王阁运是个道学正统 ,听了很不是味道 ,欲想先行退席 ,又恐失礼。

何况 ,他也知这卢老板也曾国藩有点亲戚瓜葛。凭着钱财 ,捐了一个观察(相当于今日的地厅级官员)的虚衔 ,是衡

阳的头面人物之一。只好以喝了几杯白酒 ,以身子躁热为名 ,想到后园走走 ,清凉清凉。

蒋松友知他性格耿直 ,过于迂腐。对这些曲调有些厌烦 ,也巴不得他离席 ,他们好尽情玩乐 ,也顺口搭言 :“卢兄后园有几株红梅 ,今日雪后初霁 ,正好踏雪寻梅 ,也是一番乐趣。”

王闾运对席间同坐的拱了拱手 ,信步来到园中。碎石砌成的一条小路上 ,真有几株红梅盛开 ,暗香扑鼻 ,倒有一番情趣。他负手而行 ,心想吟几句诗 ,但一时又想不出佳句 ,正在沉吟之时 ,却听得身后一声娇语 :“山长 ,您真雅兴不浅呀!”

王闾运猛一回头 ,恰正是这位淡妆浅抹名叫花燕芳的姑娘。她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的绸面子皮袄 ,下系一条浅兰色薄棉裙 ,脸上仅是淡扫双眉 ,微微地搽了点胭脂。在寒月照耀之下 ,显得甚是娟丽 ,给人以清隽雅致之感 ,不由问道 :“你不在席前陪酒 ,来此做甚?”

“卢观察担心园中清寒 ,命小女子请山长回厅取暖。”

这时 ,王闾运突发奇想 :“姑娘 ,你既能赋诗 ,眼前这白雪红梅 ,正是美的境界、诗的天地 ,你何不即景信口吟诗 ,让我见识见识!”

这花燕芳倒也落落大方 ,颦眉眨眼望了望园中周围的景色 ,对着迎风吐艳的红梅凝神品味 ,略一沉吟 :“既蒙山长不弃 ,我就信口胡诌几句 ,请您不要见笑。”

于是她信口吟出 :

寒月凌梅播暗香 ,

几枝斜隐沐清光。

飘雪泪似潇湘雨 ,

何处春风惹恨长 ?

王闳运一听 ,这四句诗 ,论意境虽属一般 ,但出于一个年轻的青楼女子之口 ,也算难得。他不由正眼审视了她一番 :“你这四句诗 ,借景把你的心事 ,一泻无遗 ,也可算得上佳作了 !”

这时 ,不由王闳运感到青楼之中居然有这样的女子 ,又才华横溢 ,人又豪爽 ,真是难能可贵 ,不由有了几分好感。

当夜 ,他回到书院 ,打开她写的诗集。虽只有三四十首 ,但都很清浙飘逸 ,尤其是其中一首题为《无题》的诗 :

人生离合等浮萍 ,  
梦到邯郸便不醒。  
满眼繁荣烟雾散 ,  
空留江山数峰青。

更使他为之拍案叫绝 :“这真是个才女 ,可称得上当代薛涛 !”由此 ,他对青楼女子的看法也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

他暗想 :人 ,不可一概而论 ,不能带颜色眼镜看人。“十步之内 ,必有芳草” ,“十里之内、必有知音” ,此言谬不谬也……。

他决定第二天也假当地的著名酒家“玉楼东”定下一桌酒宴。回请这位卢“观察” ,也邀蒋松友信陪 ,在给卢“观察”的请柬中还注了一笔 :“昨蒙宠召 ,得睹花氏之诗 ,深佩此女之才。今晚略备薄酌 ,氲并邀其一叙 ,烦兄代约。”

这位卢老板 ,也就是这位卢“观察” ,见了此柬 ,微微一笑 :“嘻嘻 ,我说和尚不爱荤是假的嘛 ,世上不爱色的男子除非傻瓜蛋呢 ,如来佛祖跳出了五行山戒 ,他也钟情于观世音菩萨呢 !嘻嘻 ,这位道学先生 ,居然也见色心喜了 !”

当晚 ,在“玉楼东”酒家的这场宴会上 ,王闳运一扫昨日

的矜持之态 ,对花燕芳有说有笑 :“ 燕芳 ,你的诗集我全读了 ,可说得上是清词而句 ,寓意殊深。我拟出资 ,为你付梓 ,分赠我之相识 ,也好让我们知道当代有个小薛涛 !”

蒋松友也趁机打趣 :“ 王兄 ,她既是当代薛涛你何不做个当代杜牧呢 !”

这句话不由王闾运满脸绯红 ,可是花燕芳落落大方。

她带着媚笑 :“ 我怎能比得上薛涛 ,王山长也不是当代杜牧。他是当代朱熹 ,我又怎敢高攀。好在王山长没有做官 ,不然的话 ,会把我像严蕊似的问罪公堂呢 !”

众人听了 ,不禁一阵哈哈大笑。王闾运觉得这丫头舌锋不凡 ,说得入木三分 ,叫人啼笑皆非 ,又不便发火 ,他不但不恼 ,反而从心内佩服她见识不凡。

卢“ 观察 ”见他满脸绯红 ,全无恼意 ,不免顺水推舟 :“ 山长不要被这丫头说中了 ,偏名士风流 ,做一回杜牧如何 ?”

“ 对 杜牧 ‘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 ’ 成为千古佳话。我们衡阳也是文化之城的风水宝地 ,今有此名花 ,王兄 ,良机不可错过呵 !” 蒋松友一旁凑趣。

王低头不语

花燕芳抿嘴含笑

卢已深知王对花已有倾心之意 ,宴里之后 ,干脆 ,快刀斩乱麻 ,雇了两乘小轿把他二人送到珠玑巷花燕芳的院中去了。

鸩儿领了卢“ 观察 ”之命 ,已将花的卧室作了一番布置。本来墙壁上就挂了名人字画 ,靠墙还有一架古筝 ,桌上整齐地摆置着文房四宝。鸩儿在花架茶几上又新摆了一盆吊兰和一盆芳香葱郁的水仙 ,地上铺了新地毯 ,显出书香淡雅与古朴 ,使人进入就感到一种舒适清新之感。书案上还摆了一对特大

的龙凤大喜烛 ,烛光闪烁 ,香炉内正燃着的檀香袅袅香烟 ,清香入鼻。洞房花烛的气氛使得王闳运如入仙境 ,不由心荡神怡。

王闳运初涉花丛 ,面对着这位千姿百态的名花、才女 ,不免显得拘谨 ,莫知所措。而花已是情场老手 ,她羡慕王的才华 ,心情舒畅 ,百媚横生 ,设法挑动王的春心。

王正值中年 ,男子这个时候正是性的高旺时期 ,面对这年华正茂娇娇艳女 ,这位道学先生 ,毕竟不是傻瓜。一种诱惑的本能冲动 ,只好由之摆布了。

第二天 ,卢“观察”特来祝贺 ,并送上五百两银子 ,以供王的开支。

王这时真正领略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乐趣。不觉度过了一个整月。

王与花的这段艳事 ,在衡阳 ,宝庆 ,湘潭及长沙一带不迳而走。连远在刚刚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曾国藩 ,也集前人诗名寄来了一幅嵌入了“花”“燕”两字的对联 :“无可奈何顽强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来祝贺。紧接着 ,函邀他去南京 ,说有要事相商 ,并邀花燕芳同行。

原来王与花这场爱情 ,都是曾国藩幕后的一手摆布 ,卢观察只是幕前的执行者而已。

曾乘占领南京 ,颠覆了太平天国的政权之机 ,想抬高他所统帅的湘军的威望 ,以打击和压抑李鸿章所帅的淮军。特请王闳运编纂《湘军志》 ,而担心王不青应约 ,特密嘱卢某设下了这一花连环的圈套。

王闳运蒙在鼓里 ,哪知其中奥秘。待他一到南京 ,曾国藩盛宴之后 ,便把请他修志之事言明。王闳运答应曾国藩主编

《湘军志》,曾国藩高兴,把他和花燕芳安排在南京最高级的旅馆住下,又送王闾运千两银子作为生活费用,另送五百两银子给花作脂粉之资。

王闾运本是个穷书生,虽然满腹文章,能今博古,其才识举世闻名。但长年是明月一肩,清风两袖,无一文积蓄。他平日为人作风极其检点严肃,从来不近女色,人对他素有柳下惠和鲁男子之称。这下在衡阳被卢“观察”所设的美人计,把他拉下了水,他迷上了花燕芳,尝到了甜头,心性也较前灵活了许多。

花是个心性灵巧的女子,她羡慕王的学识和人品。自与之结合,对王更加崇拜,对他的生活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王对她是双重身份:一是情夫、二为老师。她平日求知若渴,这下与王比翼双飞、形影不离,每日除了继续深入学习诗词之外,还练习书法。其他时间读些经史,尤其是背诵古文和研究周易。

花天赋聪颖,学东西特别敏感,真有过目不忘的功夫。自与王结合后,知识长进颇快,尤其是诗词的造诣,明显的提高。把个王闾运弄得心花怒放,对她特别怜爱。

这次带她同到南京,曾国藩为他们送了生活费用开支,又为她添置了时髦的新装,把她打扮得更加入时、更加娇美。并带她游鉴南京的名胜古迹,花到南京后又写了不少新诗。他们玩得很开心,喜效于飞之乐。

曾国藩陪他们游览,让他们自由活动,估计也玩得够尽兴了,开始书归正传,要王开始修志的有关事宜。

既然要写志,志即是史。当然除查阅有关档案之外,还得深入调查研究。王闾运也是这样做的,白天翻查清廷档案及

曾本人的记述 晚上则青衣微服 ,步到南京街头 ,但见家家店门都早已打烊 纵有几家茶社酒馆也是坐都寥寥。

他心想“秦淮自古繁华 ,六朝金粉之地 ,为何定乱之后却是这样萧条 ?

再一深入民间采访 始知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破城之后 纵兵大肆抢掠民财、强奸妇女 ,任意枉杀无辜。再翻阅曾国藩审问忠王李秀成的档案 据李之亲笔书写的材料与曾上奏朝廷的表章 全不一致。李的记述中写了曾部湘军多次惨败的实情 ,而曾国藩的记述中却轻描淡写 ,甚至曾本人在九江惨败被迫投水自尽 ,被清兵及时救起一事根本不提。

王闿运在掌握了大量事实材料之后 按事实求是的原则 ,写出了提纲 ,请曾过目。当曾看到有些地方是在为他抹黑之时 ,不由说道 :“先生 ,有道‘为贤者讳’ ,就请阁下把这几处不写上吧 !”

“既要我写志 ,必须秉笔直书 ,何讳之有 ?”

“先生 ,你已文名久播。这在衡阳青楼寻芳 ,纳妓比翼双飞 ,如若阁下写一自传 ,难道也竟写上史册不成 ?如写的话 ,岂不有损令誉 ?”

这时 ,王闿运才大梦初醒 ,原来他与花燕芳之事 ,乃是他使的诡计。这下可中了他的圈套 ,他情知上当了 ,于是也回说 :“这是我一生之羞 ,当然写上。历史是不容虚构的 ,现我立即命她回湘 ,与她从此断绝往来 !你若要我写《湘军志》 ,这些铁的史实 ,我非写不可 !”

“这……望先生权衡利害 ,如先生不忍有损湘军形象 ,本人愿以万金相谢 !”

王闿运乃是个有骨气的人 ,不由淡然一笑 :“大人 ,此事

容我三思……”

当晚,他回到旅寓,心情沉重。花燕芳见他表情与往常大异,心知必有大事,花并未当即问他,安排他洗浴之后,她撒娇地要他为之讲解易经。

此外,她写了一首新词,要他为之斧正。他淡淡地瞄了一眼,苦笑着说:“大有长进了,唉!可惜!……”他叹了一口气,眼圈显得有些湿润。

花燕芳是个乖巧的女子,心知他心中所藏之事,非比一般。于是为他泡了一杯浓茶,渐而,挨着他的身旁坐下,娇声婉转地问他有何心事?……”

半夜了,燕芳催他入睡,这是他们露水姻缘的最后一晚了,王不得不为之痛心、为之珍惜。往常,这等时候,他们早赴阳台之梦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睡意,燕芳再三问他,到底有何心事,要他以实相告。

无奈,他把这事的详细始末向花说明,花一听嚎陶痛哭起来。王慌了手脚,问她为何这样伤心。接着,她向他也讲述了卢如何收买和威胁于她,要她以色相拉王下水。并说,这是曾国藩大人的密计,她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何用意,只是我崇拜先生,想不到我真的爱上了先生。我愿终身侍奉先生,哪怕是做个使婢也心甘情愿”越说,她越呜咽痛泣起来”

说着她哭得不堪收拾,王闯运也为之伤心落泪。他对燕芳说:“燕芳,我的性格造成了我人生的悲剧。我不愿出卖自己的灵魂,金钱也遮不煞我的眼睛。我是个天生的穷书生,曾国藩万两黄金收买于我,本来我拿了他这万两黄金,只需笔下为他省去几笔污点,这对于我无损,我拿了这万黄金两,可以带了你一辈子悠哉悠哉地好好受用了。可是,这事我做不来,

我宁可乞食街头 ,也不愿把良心和人格出卖 !”

“先生 ,您别说了 !这都是我的不好 ,害了先生。您是文人中最为可敬之人 ,为此我敬重您 !您是我的好老师 ,先生 ,我不配做您的妻子 ,可是作为您忠实的学生 ,您该不会嫌弃我吧 !先生 ,我不愿你丧失气节 ,出卖灵魂 ,我明早走 ,决不连累先生 !”

王闿运听着更加伤感 ,对她更不忍轻分 ,但为了不为曾的权势所诱 ,不为其利迷心 ,只好忍痛与之割舍。他们彼此抱头痛哭……

王闿运乘夜秘密离开了南京 ,去到上海。

临行前 ,留了一书给曾国藩 ,表示他决不作御用文人 ,为他涂脂抹粉。并写了一首诗留给花燕芳 ,以示诀绝 ,诗云 :

不堪回首去年冬 ,  
一笑梅花记偶逢。  
信有仙娥飞月下。  
不期心底竟留踪。  
石沉弱水三千尺 ,  
恨杀蓬山数万重。  
慧剑情缘今已矣 ,  
灵犀一点喜相通。  
花燕芳也回了一首诗 :  
轻阴漠漠雨朦朦 ,  
惯送闲愁似梦中。  
几度芳园歌窈窕 ,  
一弯流水响玲珑。  
由来冶艳君怜我 ,

审识繁华色是空。

岂为荣衰有离合，

玉肌冰骨怨春风。

王闿运离曾之后，仍依史实，写下了《湘军志》。近代大名士杨度，当代大画家齐白石都是王闿运的学生。

## 圆周道如奇特的婚姻

周道如已经在袁世凯家中做了十多年的专职家庭教师，无情的岁月消蚀着她的锦绣年华。在宣统三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政府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袁世凯坐上大总统的宝座时，周道如已经三十六岁，依然守贞待字，就连虎狼之心的一代枭雄袁世凯也觉得亏欠她的太多。

周道如是江苏宜兴人，原名砥，她的父亲在科举考试中跃登甲榜后不幸早逝，家道中落，她在吕碧城当总教习的北洋女子公学一毕业，就留在附属小学任教，藉微薄的薪水，接济家庭。

吕碧城对周道如这个学生特别欣赏，认为她品性纯良，学问渊博，举止端方。周道如在附小学任教，工作认真。吕碧城觉得周道如大材小用，亏待了周道如，恰巧当时提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聘请一位家庭教师，吕碧城便把周道如推荐给袁世凯。袁家的儿、女、媳妇，乃至袁世凯的妙龄姬妾们，便都成了周道如的学生。十几年过去了，彼此相处融洽，亲如家人。尤其是袁家二少爷袁克文，也就是袁寒云，与周道如最为投缘。那年，袁世凯受满清政府的猜忌、排挤，以“现患足疾，

步履为艰”为由，向朝廷辞职，回家养病。清政府巴不得他尽快离开朝廷，立即准予袁世凯归隐洹上。周道如就准备向袁世凯辞行，是袁克文带着一群弟妹苦苦挽留，使周道如不忍抛下他们，随他们一起到了洹上。虎落平阳的袁世凯对周道如感激不已。周道如是袁家上上下下都尊敬的人物。

当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最得力的手下是四个人，即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梁华殿。王士珍掌工兵，段祺瑞掌炮兵，冯国璋掌步兵，梁华殿掌骑兵。后来梁华殿在夜操时坠马溺死，到袁世凯升任北洋大臣，王、段、冯三人水涨船高，就有了“北洋三杰龙虎狗”的说法。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大总统之后，就开始做他的皇帝梦，无奈北洋旧人中的一些人表现得十分漠然。尤其是冯国璋，手握重兵，坐镇南京，虽说是砥柱东南，但确实令袁世凯难以放心，深恐这些骄兵悍将被人利用，或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周道如在袁家十几年，袁家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袁家的媳妇又成了周道如的学生而周道如还孑然一身，大家都希望周道如能够找一个好丈夫。但周道如的婚姻确实是一个难题：人品地位不相当的人自然不敢高攀，家有结发妻子，叫周道如去屈居侧室是想都不要想。可当时人品地位能与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形同家人的周道如此般配而没有成家的又有几个呢？一般俗不可耐的碌蠹，周道如恐怕也不屑一顾。

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是两个性格、志趣，人品截然不同的人。二公子袁克文性情儒雅，热中于琴棋书画，古玩诗词，淡泊功名，对父亲的帝制梦持反对意见。大

公子袁克定为人狡诈,热衷功名利禄,积极为父亲的帝制梦奔走,出谋划策,做着太子梦。袁世凯在春藕斋中为如何笼住冯国璋大伤脑筋,袁克定就建议道:“冯华甫(即冯国璋)断弦已久,身边只有一个丫头收房的姨太太,倘能把周老师许配给他做妻子,岂不大佳!”袁世凯听后拍案叫绝,于是动员儿媳、姬妾们一齐向周道如游说,等有了眉目,就由榜眼出身的秘书夏寿田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书信向冯国璋说媒,盛道这是袁世凯的一番美意。周道如的人品学问长相,冯国璋早有所闻,听说袁世凯要作媒把周道如嫁给他,喜出望外,大有浹髓沦肌之感。当即复函夏寿田,对袁世凯的美意心领,并派人送来聘礼。冯国璋也知道袁世凯对他已抱有戒心,如今袁世凯把周道如嫁给他,他希望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再向袁世凯表一表忠心,赢得袁世凯更大的信任。几次上表要北上迎亲,倒是袁世凯叫他不可轻易离开岗位。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当面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说父亲恩将仇报,包藏祸心,气得袁世凯暴跳如雷。接着袁克文来到周道如的卧室来看他的老师。他觉的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打算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但终于忍不住,还是讲道:他父亲听信大哥的建议,把她嫁给冯国璋是为了叫她笼络监视冯国璋,也希望利用这件事让冯国璋知恩图报,效忠他们袁家。袁克文最后说:事情到了这一步,是无法挽回了,就愿老师善自珍重。周道如点了点头。

出嫁的那天,袁世凯特地把周道如请到他的春藕斋中长谈。先是感谢了周道如这么多年在他家中的奉献,慢慢地就说到周道如的婚姻。袁世凯说道:“南京虎踞龙蟠,军事上是东南重镇,经济上是国家的精华所在。冯华甫是小站旧人,以

周老师的经济学问，足以补冯华甫之不足。他若能以智保身，以忠谋国，功名富贵始终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袁世凯这含蓄的话，周道如是听得懂的。她仿佛觉得是被利用去作间谍似的，心里很不自在；又仿佛觉得她的命运还是捏在袁世凯的手中，她只不过是袁家的一着棋子而已。

新华宫里的女教师下嫁江南王冯大将军，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袁家，包括女眷在内，对周道如都有馈赠：首饰、华服、精美器物，结结实实地装满了几十只大箱子；袁世凯特致赠大洋五万元作在资；只有袁克文没有送东画。当袁世凯的四夫人（即三姨太高丽人闵氏）带着婢仆及卫队，伴着周道如坐一列花车从北京出发南下时，袁克文站在香山的顶上，望着周道如远去的方向，很久很久，一动不动。

花车驶到南京凤门，冯国璋用接待大总统的礼仪鸣礼炮二十响，把周道如接到早已收拾停当、华灯焕彩、金碧辉煌，挂有“周公馆”横匾的督署西花园，作为周道如暂住的地方。

南京城里大小官员都沾染了不少喜气，忙得不亦乐乎。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九日举行结婚大典，冯国璋着上将戎装，乘坐彩车由马队前导，继以乐队，从碑亭巷绕道花牌楼进入督府。沿途军警密布，严禁行人来往。新娘则乘坐彩轿直抵督署礼堂。鸣炮奏乐，由女宾四人着大红吉服扶着慢慢走入。婚礼中，文官自巡按使以上，武官自师长以上均来道贺，各省军政首长皆派代表来贺。一时间南京冠盖云集，赠礼品、赠礼金、赠诗赠联者难以胜计。其中安徽督年倪嗣冲的对联是这样写的：

将略褐轻裘，夺龙蟠虎踞，好作洞房，从兹儿女莫愁，想顾曲英姿，当不愧小乔夫婿；

家风起芜楼 ,喜裙布荆钗 ,迎来琼岛 ,为报湖山罨画 ,有执柯元首 ,始得归大树将军。

周道如穿玄色绣花外套 ,大红裙子 ,陪着冯国璋一连谢了三天客。三朝过后 ,宾客星散 ,袁世凯的四夫人为周道如留下若干贴身婢仆 ,仍旧坐上花车北返。冯国璋与周道如手挽着手 ,亲亲热热一直送到蒲口。周道如依依不舍 ,四夫人又同周道如讲了一阵悄悄话 ,才从容就道。

婚后不久 ,正遇上冯国璋六十大寿 ,周道如刚好四十岁 ,夫妇合成“百岁双寿”。冯国璋大事铺张举办庆寿活动 ,东南各省莫不争相献奇珍异宝作为寿礼。其中有达百斤的寿烛、高达一尺的赤金罗汉等。冯国璋对袁世凯是相知很深的 ,当然知道袁世凯的用心 ,所以这位宣武上将军一直都小心谨慎。他日益明白袁世凯复辟帝制必然失败 ,就加紧打起自己的小算盘。冯国璋从内心里喜欢周道如。觉得周道如善良 ,他不忍心让他的娇妻周道如难堪 ,便故意装出一副才疏识短 ,器小易盈的样子给周道如看。他做百岁双寿 ,沉湎于敛财中 ,正是袁世凯紧罗密鼓为称帝作准备的时候。

一九一五年底 ,袁世凯正式称帝 ,全国哗然。海内外一致反对 ,蔡锷揭起护国运动的旗帜。袁世凯令冯国璋出兵湖南镇压护国运动 ,冯国璋拒不发兵 ,还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一九一六年 ,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 ,袁世凯的手下段祺瑞成了总理 ,握有北京实权。冯国璋排在黎元洪之后成了副总统。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为争权斗得死去活来 ,段祺瑞把张勋引进北京赶走黎元洪 ,冯国璋成了正式大总统。

冯国璋带着周道如入主新华宫。周道如是一个十分感性的人 ,重临新华宫 ,回忆袁家当年显赫繁盛的情形。只不过三

年时间,竟烟消云散、不禁为之感叹。想到冯国璋还有段祺瑞这样的对手存在,普天之下,智能之士,奸恶之徒,存在必多。这总统的宝座无异于一个火山口,实在令人忧心忡忡,她还是怀念过去当教师的日子。

周道如是生病医治无效去世的,当时冯国璋正利用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压段祺瑞让权,逼段祺瑞下台,顾不了夫妻之情。

周道如死后,袁家二公子袁克文曾撰联哀悼他的老师:  
为国披肝胆,为家呕心血,生误于医,一夜悲风腾四海;  
论文兼师友,论亲逾骨肉,死不能别,九原遗恨付千秋!

## 猿绣圣沈雪君的婚外恋

中国最后一个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被绣圣沈雪君的丈夫余兆熊大事丑诋,骂得狗血淋头。余兆熊说张謇对他的妻子沈雪君是“生前软禁,死后霸葬”。张謇也抛开士大夫的庄严身段,把许多不堪的文字及话语一齐加到余兆熊这位举人出身的读书人身上。双方如火如荼地对骂不已,大报小报也一齐上阵,成为清末民初东南一带最大的笑语。

沈雪君闺名云芝,世居苏州宏坊。她家三世习儒游幕,算是小知识分子或者小官吏家庭。她母亲宋氏生有三男二女,三男夭折,只剩两女。她父亲沈椿长年在浙江盐运使署游幕,她母亲就带着她姐妹两人相依为命地过活。母亲会刺绣,便将刺绣的绝活一点一滴地传给女儿。沈雪君冰雪聪明,学绣读书,两皆热中,十三岁的时候绣品便已十分精绝,慢慢地成